

# 金秋节游行结善缘



各族裔法轮功学员在花车上表演修炼法轮功的五套功法

【明慧网】二零零八年十月十九日，美国密西根州和俄亥俄州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萨尔伐尼亚市的金秋节游行。美丽的花车、优美的功法和精神抖擞的腰鼓队，引来了街道两旁观众的阵阵掌声。

金秋节组委会主席珍·荷沃特表示，他们非常欢迎法轮功团体，她说：“法轮功团体不仅服装色彩亮丽，也把东方文化带给了我们。”

一位西方女士看到法轮功学员的队伍走过时，连声惊叹，急问那是什么队伍，什么是“法轮大法”。一旁的法轮功学员拿了真相传单给她，并告诉她自己的故事，因为修炼了法轮大法，找回了健

# 明慧週報

● 济南版 ●

第 124 期

2008 年 11 月 6 日



▲ 在金秋节深受喜爱的法轮功学员游行队伍

康，甲状腺亢进的病症没有了，也不需开刀了，这位学员的家人也因修炼大法受益无穷。学员还告诉她修炼法轮功不仅要炼功，而且还要按“真、善、忍”去做。

这位西方女士说，“真善忍”就是她一直寻找好久好久的东西。她留下联络方式，以便学功，并拿了许多份传单，她非常高兴的说，要发给她的朋友与亲戚们，告诉他们也都来学法轮大法。◇

## 曝光 济南第一女子劳教所孙娟等恶警的恶行

【明慧网】山东省第一女子劳教所一大队（山东省第一女子劳教所位于济南市历下区浆水泉路二十号），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黑窝，仅济南市就有数多名女法轮功学员在这个黑窝里遭受了各种方式的残害。下面曝光恶警大队长孙娟、副大队长孙维丽（音）、恶警耿小梅、张洪芬、杨小林等都用各种残酷的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罪恶。

临沂大法弟子何冒芬，六十三岁，零六年四月被绑架到劳教所，因一直不“转化”（所谓“转化”是恶警采用暴力手段在精神与肉体上残害、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真、善、忍信仰），两年多来一直遭受恶警的迫害。恶警强迫让她打棉子（一种晴纶棉），在被迫害的第三次晕倒时，把脚脖子摔断了，骨头支出脚面，肿的很粗，又青又黑，被送到武警医院去看，大夫说得卧床一百天，不能动。

回来后，恶警张洪芬（三十多岁）指使章丘的恶徒潘爱华不让她坐在床上休息，一直让她下地走、活动折磨她。由于她拒不“转化”，潘把她按倒，用毛巾捂她的嘴，她喊叫。恶警张洪芬进去后说：“看我的。”张洪芬拿起毛巾更用力的捂何冒芬的嘴。何冒芬用虚弱的身体挣扎、蹬腿。恶大队长孙娟也跟进去施恶。后来，恶人看何冒芬真的不行了，才松开手。何冒芬吐了几口

血，慢慢的苏醒过来，一年多不能下床。今年三月，恶警又强迫她上车间劳动，她的腿不能正常走，上楼梯时何冒芬老人两个手拉住楼梯上的栏杆，一瘸一瘸的往上挪，而恶人对外谎说是上厕所摔的。

一位李姓法轮功学员，三十多岁，个不高，八十多斤，经常遭恶警毒打，关小号。零七年十月，在车间劳动时，恶警张洪芬把她拽到车间后面的仓库里毒打，恶大队长孙娟在傍帮凶。两个多小时后，李姓大法弟子被拖出来，躺在那很长时间不会动，后来被关在小屋里，一直关小号。零八年三月被迫害致死。

法轮功学员李秀娥，恶人为了逼迫她“转化”，经常几天几夜不让她睡觉，让她蹲着。恶警张洪芬、耿小梅（德州）、杨小林指使恶徒杨金凤（济南）、王海芝（临沂）、潘爱华白天、晚上的看着她不让她睡觉。尤其在每个月写月小结时，都是遭受迫害严重之时。恶人们很心虚，晚上在晾衣房迫害李秀娥，早晨起床时，把她转到恶警队长的厕所里，白天在恶警队长的值班休息室，不让她睡觉，轮番来熬她，不让上厕所，不让吃饭、喝水，一直让蹲着，蹲的腿、脚都肿了。零七年六月底，蹲了四天四夜，后又蹲了五天五夜。她坚定说要把恶警恶行曝光，为此，恶大队长孙娟拽她头发，让她蹲着，让恶徒打她，（接下页）

# 山东大学“六一零”副头目刘秀占 恶报癌症死亡

山东大学“六一零”办副头目刘秀占在二零零八年十月十六日患癌症死亡，终年五十八岁。刘秀占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对该校修炼法轮功的师生，逐个找其所谓的谈话，逼迫写“保证书”，不写者直接交派出所迫害，致使该校多名法轮功学员被关进洗脑班、看守所、劳动教养所遭受迫害。有一名法轮功学员反复多次被非法劳教，至今仍被非法扣发工资，被监视居住。二零零六年末，刘秀占被医院确诊患骨癌，一直在生不如死的痛苦中煎熬。

古人云「福祸无门，惟人自招」，我们的祖先一直相信善恶有报。其实有心人在中国大陆做一个小统计就会发现，在直接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部门，重病发病率、非正常死亡率都远远高于其它同类部门。难道这都是偶然的吗？

遭恶报并不是法轮功学员所愿意看到的，写出来不是为了仇恨，而是再次希望还在盲从恶党死心踏地在济南各级“六一零”位置上继续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不法人员清醒，现在恶党利用你们迫害大法弟子时，可能给你一点权力、钱财等物质诱惑，但恶报来时，受苦受罪没有给你承担的，搭上性命后什么权、钱也带不走了，还要殃及家人。只有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将功补过，才能为自己及家人留条后路。

(接上页)一直折磨了八、九天。

济南的胡春梅，迫于压力，写了“转化书”心里很后悔，后来在墙上写了血书，表明不愿放弃修炼，恶大队长孙娟领着一大帮恶警，把她拉出去毒打，后来胡春梅被折磨的送进精神病院。零七年十月以后，恶人说是送回家，详情不知。

**山东省第一女子劳教所所长郝道方、原所长姜丽杭、副所长牛学莲、恶警曹冬燕、恶警管士英等等恶警亲自参与残害了法轮功学员，罪恶如天，他们必将受到天理和人间正义的惩罚。**

山东省第一女子劳教所恶警



所长郝道方



恶警管士英



原所长姜丽杭



副所长牛学莲



恶警曹冬燕



Sunday: October 19, 2008  
Oct 15, 2008 4:38 PM

**Bad milk**  
SUNDAY follows Fonterra behind the bamboo curtain for a stor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oes not want you to see. For the first time, the parents of a baby who died from contaminated milk poisoning speak to the Western media to SUNDAY - and in doing so, risk the anger of Chinese authorities. They appeal to New Zealand for justice, and say those responsible for the milk scandal in China and the death of their child deserve to "die a thousand deaths".



Print | Send to friend | Email update  
Dakshat Vistak

【明慧网】2008年10月19日，新西兰国家电视台一台“星期天(Sunday)”节目中播放了记者在中国秘密采访一个受害家庭的录像(上图为该报道的网页)，来自陕西咸阳的田晓卫和朱萍丽，他们的孩子田进因为吃了三鹿奶粉得了肾结石和尿路结石，于8月1日死亡，而中共当局却坚称三鹿毒奶粉致死的孩童只有4起，不肯承认田进是三鹿毒奶粉致死的婴儿。

### “公共安全”与“中共安全”

三鹿乳业的新西兰股东恒天然总裁安德鲁·费瑞在报导中披露，毒奶粉事件伊始，中共官员强烈反对公开召回三鹿奶粉(早在八月初恒天然公司得到消费者投诉，查出三鹿奶粉中含有三聚氰胺，就向中共交涉)，原因是“公共安全”。原来在中共的辞典中，“公共安全”和“食品安全”还有这样的区别。一般人会认为公共安全(或社会安全)的基点，是广大民众，而孩子更是

## 不得死于三鹿奶粉？

祖国的明天，民族的未来，他们的安全自然而然的应该成为“公共安全”中最重要的因素。然而在中共眼中“公共安全”和普通民众无关，其真正意思是“中共的安全”。这就比较好理解为什么小田进“不得死于三鹿奶粉”：为了中共安全，“毒奶粉致死”有指标！

其实了解中共本质的人知道，2003年SARS病横行的时候，很多医院就接到指标，限定死于SARS病的人数不得超额，所以不少死者“不得死于SARS”，而被贴上其它疾病致死；而自从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更有密令，被关押法轮功学员“不得死于酷刑”，只能死于“疾病”、“自杀”，有的劳教所警察甚至叫嚣“我们有死亡指标！”“上面有令，打死算自杀！”

### “冲袋奶粉给党喝”

最近一曲“冲袋奶粉给党喝”在网络上窜红，歌词唱道：“爱党不是爱祖国，不要糊涂，不要糊涂唱赞歌。冲袋三鹿给党喝，快快告别狼外婆，五十九年它做恶多，解体邪党好生活，解体邪党好生活。”

据全球退党服务中心透露，毒奶事件爆发后，他们每天接到大量大陆和海外民众的电话，他们因毒奶事件彻底认清“中共安全”其实是“公共安全”的死敌。没有了中共，才有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安全”。传《九评共产党》，助“三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才是中国的和平之路。

9月17日，吉林省156人集体宣布退出中共组织，他们表示，中共邪党破坏中华传统文化，中华大地道德一日千里地向下滑。为了钱无恶不作，昨有“大头儿”，今有“三鹿奶粉”，明天还不知有多少悲剧等待着人们。邪党不亡，国无宁日。

9月20日，湖北省鄂州市六十五人集体发表声明表示看清中共的残忍本性：它们连嗷嗷待哺的婴幼儿都不放过，它们还会放过谁？这样的邪恶政党难道还不应该遭天杀吗？我们宣布退出共产邪党的一切附属组织，不做共产邪党牺牲品。

目前已经有超过4500万的民众选择了三退，成为了摆脱邪恶，为民族和自己开创美好未来的勇士。◇